

康藏高原散記

林田著



重慶市人民出版社

康藏高原散記

林 田 著

重慶市人民出版社



書號：3020

康藏高原散記

(文學藝術)

作 者： 林 田

出版者： 重慶市人民出版社
(重慶民族路藍家巷)

印刷者： 重慶市印製公司
(重慶都郵路58號)

發行者： 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
字數47千 開本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2 $\frac{1}{2}$

(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一號)

8,001—10,300 1954年6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

定價：3,300元 1955年2月第1版—第2次印刷

目次

進軍西藏途中（上）·····	（一）
進軍西藏途中（下）·····	（一〇）
在雅魯藏布江邊的日子·····	（五）
喜馬拉雅山中記行·····	（七一）

進軍西藏途中（上）

（一九五〇年十月——十一月）

荒山中的夜市

一九五〇年十月六日中午，我們先遣部隊的北路，爬上了巴塘城西的象鼻山。黃昏時候，翻過了第一道嶺，向西，再過一道山梁，直下三十里，就是金沙江了。幾天前，參謀處就在這裏選定了一個從不會有人渡過的渡口。明天晚上一千多名指戰員就要從這裏乘牛皮船飛渡過去，配合解放昌都。

爲了取得充分的休息，部隊決定在這兩道山梁中間露營。各式各樣的帳篷在草地上一字擺開，拉了足有三里路長，荒山溝裏就像新添了一條街市。

指揮所下了命令：天黑以前不准生火舉煙，不准取水。因爲水源在西面山梁背

後，白天可以和對岸相望，人走過，就會暴露目標。

戰士們每人負重五十多斤，又爬了六小時陡山，大家嘴裏乾得都發苦味了。到天黑，各單位派來取水的人早已排成長長一串，拿着所有能盛水的東西：鐵鍋、帆布桶、水壺、飯盒、大茶杯等。上上下下六七里，找到了水源——從岩石中間滲出的水積成的一口小池。輪到後面的人打水時，小池被舀得乾乾的了。正在大家急得沒辦法的時候，一個戰士忽然在水源下方發現了一個長滿草的小泥坑，人們蜂擁過來，把稀泥漿也舀起來。我也用兩手捧滿了兩飯盒泥水。

晚秋夜裏的山風，吹得樹木和荒草呼呼發響，我們的山溝裏却正熱鬧起來。團團炊火拉成的長鏈像是路燈，火光照耀出成列的帳篷像是街巷和人家。講話聲，歡笑聲，壓低嗓子的歌聲，嘈雜地捲騰在上空。我們從取水的西山梁望下來，覺得像奇蹟一樣，這荒山裏突然出現了一個活躍的夜市。

藉着煮飯時間，各連中共黨的支委會、支部大會及排務會都各自進行着，討論和解決着同一個問題：怎樣發揮頑強精神，保證勝利渡江前進。支部書記陳雲山同志正在向全體黨員講話，號召大家向董文新同志學習（他今天爬山揹了九十斤東西，到住

地還馬上去接後面的同志），學習他刻苦頑強的精神和堅定飽滿的情緒！三連一個排務會上，七班副班長李忠義同志正在作檢討，一個戰士用乾啞的嗓子提着意見：「我們出發前討論了三天，和人家一連三排也挑了戰，第一天出發就掉了隊，我們人民戰士的硬骨頭哪裏去了！……」

當月亮照進山谷時，已經是午夜以後，整個宿營地靜靜的，只有一個長帳篷裏却還在「滴滴嗒嗒」地發出工作的聲音。取水的同志們，也還在來往不斷攀爬着西面的山梁。乾涸了的水源又盈溢着清水。天亮以前，各單位都儲好了一天用的水，有的在草地上挖個圓坑，鋪上油布作成儲水池，有的用帳篷布摺成水兜，一兜兜掛在担架桿搭成的架子上。戰士們已經習慣在漫無人煙的地方生活了。

皮船夜渡金沙江

金沙江東岸，從山頂到江邊，是三十里急陡的山坡，一條人跡少見的小路，在荒草樹叢和崢嶸的岩石間曲折着穿插下去。工兵同志們經過一天一夜的努力，到晚上九點鐘，終於把渡江需要的牛皮船和橡皮船全部安排好了。

這條百多米寬的江，從山頂上就能聽到它那呼呼奔騰的水聲；現在站在水邊，看那映着星光的滾滾波浪，就像黑綠色的怪獸，成羣地從上面馳騁過去。部隊在江邊集合着，工兵水手們冒着江風脫去了棉衣長褲。十點半鐘，渡江開始了。

五連尖兵班首先登上橡皮船，舵手們低低說聲「走！」幾隻橡皮船迅速打個轉子，一離岸就被吞沒在黑暗裏，彷彿他們是去追獵那成羣的猛獸去了。岸上同志們屏息靜氣地注視着。五分鐘後，水手們回來興奮地報告說：「安全登岸了。水的流速大約每秒一米五到兩米，對岸是迴水渦，險得很！」馬參謀立刻命令橡皮船再渡一次，探好水性後再讓牛皮船下水。兩隻船離了岸，另兩隻正上人時，突然，浪聲裏透出壓低嗓子的急叫：「救急船！快！……救急船！」工兵二排長孫連柱同志立刻撐起船催着水手追下去。他們順着呼聲趕到時，華德奎掌舵的橡皮船已覆在漩渦裏，四個水手，三個戰士，正抓着船的緣繩溜溜打轉，另一個戰士王竟祺剛從船底下掙扎着鑽出來。八個人一齊被救上來了。上岸後，個個磕打着牙齒，擰擰濕透了的棉衣，在黑暗裏朝着拍手的方向又爬上去了。

副團長柴洪泉同志命令向下游遷移渡口。牛皮船上的水手們穿着單衣褲衩早已經

等得發急——他們曾在每秒水速三米的河流裏苦練了一個多月，每隻船都是自己研究改造的，臨來前還互相挑了戰，要在今晚爲人民立功——現在也參加渡運了。每隻船都有兩個水手，載上三個全副武裝的戰士飛快駛去。江對岸是幾丈高的陡崖，水手們把戰士送過去後，再把纜繩拴在腰裏，像猴子似的攀着岩孔石峻爬到上游再把空船擺過來。

午夜時候，前衛連就在對岸山腰集合好出發了。

被西藏地方軍派來守江的「民兵」已自動散走，工兵在兩岸燃起一堆堆柴火，江面上映出一道道曲曲折折的紅光，牛皮船、橡皮船沿着紅光來回穿渡着，渡口上頓時光明活躍起來，待渡的戰士們有的架起鍋在江邊燒水，有的背靠背坐在灘上吸烟、談話。

曉月照着江面，皮船載着英雄們，衝過銀色的浪花向對岸奔去，昨夜還顯得那麼險惡的金沙江，原是這樣秀麗而雄偉。水手們奮勇地揮動着臂膀，他們忘記了寒冷饑餓和疲勞。後來因爲牛皮船下水太久，有的膠縫裂開了，皮子也泡得軟癱癱的，他們才拉着船上來烤補。他們那浸得發白的腿，被冷風一吹，馬上又通紅的充起血來，但

他們用手搓一搓就下水工作了。

急進在寧靜山脈裏

指揮所和後衛部隊渡過金沙江時，已是下午四點鐘了。三天內，我們要穿過重重高嶺的寧靜山脈，插到三百多里外去。

上了岸，艱苦的行程就開始了。我們一氣爬了二十里陡山。到太陽落，經過住着幾戶人家的山腰，一位藏族牧人，指着西面黑漆漆的山嶺說：「翻過這道嶺，夜裏下山特別困難！」

爬上嶺，轉進樹林，下了深谷，天就黑得辨不清路了。山真是險陡！腳下的石子像滑車一樣，小路又時沒時出，我們只能緊跟着前面的人的白色麵袋子走。隊伍裏劈劈叭叭的接連不斷有人摔倒，但誰也不敢拉下一步，因為有一個人趕不上他前面晃動的白袋子，後面整個部隊就要失掉聯絡，那麼今夜就摸不下山了。到深夜，路更窄更陡：側邊是黑黝黝的深洞，只聽得嘩嘩的水響，却見不到水；頭上的松枝密密層層地遮着，連一絲星光也透不下來，風吹起林木荒草，覺得全山都在搖晃。同志們都是滿

身大汗，有的摔跌摔得褲襠全爛完了，有的擦破了胳膊磕破了腿，但仍是急急地向下走。忽然某機槍連裏「啊啲」了一聲：周以三同志掉進澗裏去了！接着傳來呼嚕嚕往下滾的聲音，滾了一陣就沒聲息了。戰士們朝漆黑的澗下喊：「五班副！五班副！」聽不到回答；有人向前傳給連長說：「五班副犧牲了！」但過了一會他却刷刷地從黑澗裏爬了上來。原來當他掉下四五十米時，一棵橫生的小樹救了他，機槍筒還牢牢抓在手裏。他一邊說一邊吐着口裏的土粒，插進了前進的隊伍。

後半夜，山風靜下來，四週高山黑黝黝地聳立着，我們像在一座鐵城裏打圈子。

忽然前面傳下了口令：「睡覺！原地睡覺！」疲勞到極點的時候，「睡覺」這口令使人多麼高興啊！戰士們趕快解開皮大衣，蒙頭蓋腦一捲，就地睡下了，只是兩隻腳要蹬着地，不然也許要一個個睡着滑下去。我好像更多費了一分鐘，把帳篷布裹在腿上，剛躺下，覺得口渴得難受，摸水壺沒摸着也就睡着了。天一亮，聽見喊「前進」的聲音，剛爬起來覺得腰間好痛，原來我的水壺正墊在那裏。可是這一覺是睡得多舒服啊！

天朦朧亮，隊伍穿過了谷底。到中午，爬上了一座土山頭。這裏住着幾家藏民，

坡地上剛收過小麥。我們在麥茬地裏揉糶粃吃，藏民們送來一桶桶濃茶，我們喝過後付了錢，道了謝，傍着一條澗水繼續前進。

荒蕪的山谷無窮盡地向上伸延，澗旁小路上橫躺着腐朽的樹幹，兩旁生着羊齒草、蕈子和苔蘚。中午，陽光從樹葉隙縫漏下來，腐亂的葉子發出酸氣，增加了空氣的悶塞。戰士們眼睛有些發紅，嘴唇乾裂，只兩天兩夜時間，有些同志就顯然地瘦削了。每人揹着五十斤東西急走，大家臉上都流着汗水，頻促地呼呼喘氣。這裏高度不過三千五百到四千公尺，呼吸却覺得特別困難，頭也發暈。有些同志半張着口，牙齒緊緊咬住，像是在作長途競走一樣，頑強地堅持着。忽然，尖兵班一個同志哼叫了一聲，伏在地上不能動彈了。同志們趕緊把他抱起來。他的胖臉漲得通紅，汗水流進眼裏，嘴裏呿呿吐白沫，已半昏迷了。但當同志們替他拿下被包解扣子時，他還躲閃，我明白他的意思是不讓別人替他拿。衛生員替他灌着藥，隊伍仍不停地前進。那個帶路的老藏胞看了這情景，從胸裏掏出了手轉經輪，低聲唸起經來，另一個青年藏胞嚮導帶着嚴肅崇敬的面容，從他身後一個矮個子戰士身上拿下一條足有二十斤的乾糧袋，那戰士笑着向他奪也沒奪過來。他把袋子搭在自己的皮背囊上，頭也不回的挺着

胸朝前走去，他那繫着松耳石的長髮，在積滿汗污的頸上揉來揉去。一會兒，我看到那位藏族青年也呼呼喘氣了，但他仍是昂頭闊步，雄赳赳的和戰士一道前進。休息時，我和他談了幾句簡單的話（只會這幾句藏語），他告訴我他的名字叫薩敦，今年十八歲或是十七歲了。我當時想，當他過起幸福日子時候，他將會永遠懷念着戰士的行軍情形的。

黃昏時，我們終於趕到了站口，和前面隊伍也取得了聯系。這個站口只有一間半敞的木棚子，是過去出「烏拉」的驛站。四週是高山森林，有柴有水。大家架起帳篷正式宿營了。

後半夜兩點鐘，號聲響了，四山的林木被風吹得嗚嗚叫。我們拆下結了一層霜的帳篷，每人喝了兩碗酥油糌粑團子，又沿着黑暗的山谷前進了。澗水邊上結了冰，隊伍從冰涼的水裏過來過去的走了六、七次。天微微透亮，又接近山頂了。上面奇峻的大塊岩石，像城堡一樣突兀地立在山口，一個砲兵扛着長長的無後座力砲筒，大聲喊叫：「上啊！同志們！攻碉堡了！」冷風灌着他張開的嘴巴，使他咳嗽起來。山口的風更厲害，像刀子一樣刮着人們的臉，呼吸一口，就像掉進冰洞一樣。過山頂後，隊

伍停在山坡上休息，戰士們點燃起叢叢的石松烤腳，有的一面談笑一面嚼着乾牛肉和餅乾。

在深山裏，氣候變化很大，從早到晚往往要過春夏秋冬四個季節。當我們下到一條小河邊，中午的太陽晒得人流汗。這河邊有兩三戶半農半牧的藏民，我們一停下，赤裸着身子的孩子們就圍上來，摸摸戰士們的槍，看看我們頭上的「八一」紅星。幾個婦女披着破皮裘，半赤着膀子正在替我們燒茶，松柴上架着罐子樣的大銅鍋。我們等不及喝這滾燙的茶，謝謝他們就繼續前進了。因為男人都已去給我們前面部隊帶路，我們就請了兩位女嚮導。這兩位青年婦女，每人頭後都梳着幾十個辮子，帶着粗大的銀耳環，上面鑲着一排綠色的松耳石；紅胖的臉上塗着一片片黑煙子，走起路來雄赳赳的。其中一個背後皮裘裏還揹着一個不到一歲的孩子，積滿泥污的頭露了出來，不管太陽晒，山風吹，他總是笑瞇瞇的。走一段以後，我才發現她倆穿的皮靴子，已磨得露出整個腳掌，在亂石草根上踏着，好像絲毫不覺得一樣，一直是有說有笑的。走過四十里到了我們的目的地後，兩人便快活地跑回去了。當地有十幾戶藏民，是我們三天以來第一次經過的較大的村莊。

明天，再過一道山，就到江卡了。

橋的故事

前進部隊跨過了寧靜山脈，從四千五百公尺的高山上下到瀾滄江邊。十八日中午，部隊陸續到達了渡橋旁邊的村莊。這兒只有幾戶人家。木房子架在通向江水的山溝口，因為沒有平地，屋基一邊靠住岩石，一邊用木柱支着懸在空中。我們的帳篷也就架在各個幾尺見方較平的坡上。

江兩岸的高山矗入雲霄，接近水面的是幾十丈高的懸崖，碧綠的江水拍擊着懸崖，捲起浪花，呼呼地翻騰着向南流去。在十多丈寬的江面上，高高架起一座藏式的大橋。這橋全用松木造成，連一根鐵釘也找不出。兩岸的大岩石上疊起二三十層木料，裏面裝滿了石子，這就是橋墩。橋墩上半部，木料層層伸向江心，中央只剩五丈左右的空隙，用大松木橫梁排成了五尺多寬的橋面，可以通過人和牲畜。兩天以前我們就已派出部隊，日夜緊趕到這裏，妥善地保護住了這進軍路上的險要孔道。

當晚，我們在守橋部隊住的房裏煮着羊肉糌粑團，房東給我們講起了這座橋的富

有神話意味的歷史。他說：「很早以前，這裏只有兩隻牛皮船擺渡。有一天，來了一個名叫『卡瑪巴』的喇嘛，他要過江，山上立刻跑下一匹馬，前後腿搭在江兩岸，便搭成了一座橋。喇嘛過江後，得到這個啓示，便召集百十里內的百姓造橋，修了不知多少日子，還死了不少人，橋終於造成了。」他表明講這故事的意思是說解放軍過橋也一定有菩薩保佑，聽的同志們笑着感謝了他的好意。我當時想到這故事包含着一個實際的道理，雖然「神馬」不會有，但是由喇嘛召集藏民造橋，可能是事實。但無論如何，橋是人民造的，今天屬於人民了。

江風透過樹條編的、牛糞剝落的牆壁和懸空的樓板吹進屋子，這位中年房東把赤露的一隻胳膊伸進老羊皮袖筒子，接着又講起來：「早年那個橋，在『趙大帥』來時被西藏軍燒燬了。現在這個橋是四年前由五百個民工化了兩個月的時間修成的，其中三個人在修橋時犧牲了。這木料都是從幾十里大山上抬下來的……」翻譯員有事情要走，房東便中止了他的故事。同志們聽到這裏，更覺得這橋的寶貴，因為它凝集着藏胞的智慧和血汗。我想起今天白天站在橋心的情景：江谷上空是一道狹天，黑雲從狹天掠過時格外急；再向下看，脚下離水面幾十丈，翻滾的江水使人驚心動魄。在這入

煙稀少的深山裏，在這樣艱難的物質條件下，需要多麼勇敢、勞苦，才能完成這個偉大的建築啊！

第二天清早，部隊從這橋上通過，橫梁吱吱地響着，脚下江水呼嘯着。幹部們站在橋兩端，指揮拉開距離，一個個放行過去。過了橋，急轉彎向南是貼着懸崖的險路。還有兩段山壁陡立的地方，是用木板架起的棧道。黑暗中，隊伍謹慎地穿過去，就沿一條陡山溝爬上山了。走了很久很久，還聽得到呼呼的水聲。

冒雪翻山

部隊宿營在瀾滄江的晚上，戰士們都在帳篷前作着爬山準備：有的班在薄石板上烙糍粑餅，有的班在圍着「自造腳盆」（地上挖個坑，鋪上油布，把四角用石塊壓起，放上熱水）洗腳，愉快的談笑聲從團團火光中閃出來。飯前，各連已作了動員，明天，將要跨越橫斷山系中著名的怒山脈了。

第二天，江谷裏還是一片漆黑的時候，隊伍已經爬上陡急的山坡了。在層層盤曲的小路上，戰士們互相打着招呼：「哪裏咧？」「這裏呀！」在左上方答應着：「哪